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6/72
15 February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 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对付当代各种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行为及
有关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格莱莱·阿汉汉佐先生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3/20号和
第1995/1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3	3
一、特别报告员最近的活动.....	3 - 55	3
A. 参加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工作.....	3 - 4	3
B. 与欧洲对付种族主义和不容忍问题委员会 举行会议.....	5 - 10	3
C. 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磋商.....	11 - 12	4
D. 特别报告员的查访.....	13 - 55	4
二、全世界反犹太主义.....	56 - 57	13
三、暂时的评鉴.....	58 - 68	14

附 件

一、有关德国种族主义事件的指控和德国政府 的意见.....	17
二、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 的非政府组织--犹太人组织协调委员会所 提交的反犹太人问题报告.....	35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在其1995年2月24日第1995/12号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根据其职权继续审查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对黑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任何形式的歧视、仇外行为、仇视黑人、反犹太主义和有关不容忍等事件，以及政府处置这些事件的措施，并向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这些事项，本报告便是根据这项决议提交的。

2. 委员会还请特别报告员与联合国系统内有关机制和条约机构继续交换意见，以便进一步增强其效能和相互合作。它还呼吁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系统其它有关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为特别报告员提供资料。

一、特别报告员最近的活动

A. 参加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工作

3. 应委员会的要求，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工作，在这段期间内，提交了一份实质报告(A/50/476)。大会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首次在特别报告员说明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情况之后开始就这些问题进行实质性辩论，联合国各成员国的若干代表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仇外行为在法律和规章的掩盖下死灰复燃感到关注，提到上述情况，应该已经足够了。

4. 大会表示充分支持它在辩论结束时通过的该项决议(第50/135号决议)中对特别报告员的充分授权。

B. 与欧洲对付种族主义和不容忍问题委员会举行会议

5.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之一是与政府间机构磋商如何防止会引起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仇外行为和有关不容忍的行动(第1995/12号决议)。在这一点上，特别报告员于1995年9月29日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人权之家，与欧洲对付种族主义和不容忍问题委员会主席团举行工作会议。

6. 该委员会向特别报告员解释欧洲理事会成员国政府于1993年10月在维也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指定它进行的任务。它的主要工作事项是加强对付一切形式歧视的防护措施。

7. 该委员会已经制定在各个领域采取行动的工作计划，其中第一项是研究欧洲理事会每一成员国的情况，第二项是研究国际法律文书，第三项则是对付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现象的国际因素。

8. 1995年期间，委员会在逐国审议情况以后，为对国际法律文书议题感到关注的国家拟定了需要采取法律措施和非法律措施的建议。它侧重欧洲人权公约，主要探讨在该公约中加强不歧视条款的可行性。

9. 特别报告员扼要说明了委员会委托他执行的任务，表示希望同该欧洲委员会密切合作，主要是定期交换资料。他简要地谈到他当时在欧洲(德国和法国)查访的情况，针对欧洲理事会若干成员国的情况要求提供另一些项目的资料。

10. 特别报告员和欧洲对付种族主义和不容忍问题委员会彼此同意互相通报在欧洲和联合国范围内向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情况。

C. 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磋商

11. 特别报告员于1995年10月5日前往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总部与该组织商讨合作范围，并且了解该组织向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行为和不容忍行为进行战斗的工作。他由此认识到教科文组织正在密切注意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的执行情况，并且在这方面组织了几次讨论会和会议，印发了出版物。以下是几个例子：

1994年5月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了防止歧视移民、难民和少数群体问题专家国际讨论会；

1994年9月在汉城举行了民主与容忍问题会议。

12. 特别报告员说，这种工作对他很有用，他也请教科文组织参考他提交人权委员会和大会的若干报告，并且考虑采取实际措施在学前教育、学校、非正式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课程中进行人权教学，以期逐步制止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

D. 特别报告员的查访

13. 1995年期间，特别报告员依次访问了巴西、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他查访巴西的报告载于E/CN.4/1996/72/Add.1。查访德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报告由于经费和时间的限制将于稍后时日提交。德国、法国和联合王国

分别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消除种族歧视的定期报告，这些报告将对他查访时所收集到的资料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不致与它重复。这些资料载述如下。

1. 查访德国

14. 特别报告员于1995年9月18—27日查访了德国。他感谢德国政府对这次查访安排妥贴、对他的招待周到、大大有助于查访工作。他最感激的是一些人同他进行了极富启发性和宝贵的意见交流，感谢他们的响应和接待，对问题有所了解，而且希望得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解决办法并不总是不喻自明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位律师为了赢得涉及移民、庇护权、拘留中心等一切问题的争论，把争论诉诸联邦系统和德国国内法以及欧洲欧洲联盟这个德国人民的主要目标，却忽视了国际法和他自己的国家正式批准的国际公约。特别报告员以原则和操守为基础进行了他认为必不可少的讨论：对话。

15. 他的德国对手透彻了解情况，他们称呼特别报告员为“人权大使”，他欢迎这个称呼，觉得满受用的，因为这是个高贵的称号。双方很快采取了这个态度，驱除了讨论刚刚开始时那种类似审问的气氛而大大有助于讨论的进行。

16. 仇外心理在德国是存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基层存在着种族主义；对外国人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欧洲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种族主义是以肤色和宗教为依据：针对具有犹太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背景的人。据说，外国人被容忍，但不被接受。

17. 应当记得，与德国的统一相与俱来的有得到极右派组织和新纳粹基层派组织煽动的仇外情绪。1991年到1993年间，为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所鼓动而以外国人和寻求庇护者为对象的事件不胜枚举。在考虑到1994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趋势的同时，特别报告员希望探讨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成因，了解联邦政府和各邦地方当局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公民社会所采取的行动。

18. 多亏联邦当局和各邦地方当局对极右派组织和新纳粹基层组织和否认犹太人受过种族灭绝行为的份子采取坚定和过细的政策，德国已经能够挡住仇外的浪潮，并且制止统一以后在1991到1993年间震惊全国的种族主义暴力行为。

19. 内政部和司法部的资料显示：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外行为正在减少；1994年减少了60%；但是，在1995年，这些行为仍然是个重要因素：1995年4月、5月和6月发生了由犯罪行为引起的火灾。积极的参加者之间的直接对抗不再发生了，但是，还有“反宪政运动”发出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外的论调，也发送书面材

料，进行侮辱或种族主义宣传或煽动对外国人的仇恨；而且，还发生损害财产的事件。目前有对这些经常发生但不公开展示的现象司空见惯的重大危险。据说，由于案犯并不都是能够辨认出来的，事实上很难用法律术语对这些行为定性：“并不总是能够辨别什么是种族主义者、什么是反犹太主义或仇外行为”，上述说法就显得更加真切了。

20. 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发展对德国的危害，可能因此玷污了德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所以，特别报告员经常听到：“我们没有忘记任何事情，我们知道应该在行为上起模范作用”。因此，人们对极右派和新纳粹份子极为警惕，也持续抵制反犹太主义和仇外行为。

21. 特别报告员确定德国取得了如下进展：立法工作有所加强、联邦保护宪法办事处监测着对各种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情况。已经解散了几个极右派组织，并且取缔新纳粹运动，特别是它们进行的种族主义宣传和反犹太宣传。反犹太主义是个禁忌。由于反犹太主义持续存在，政府在两年内花费了大约1000万马克在学校和其它集会场所(通过招贴画、电脑游戏等等)取缔反犹太主义。由于实行严厉的刑罚和改进了对警察的培训工作，教诲不歧视原则和反复告诫不要采取种族主义态度，警察暴力事件减少了。此外，Solingen 一案的判决¹发出了警戒性的信息，似乎起到了阻遏的作用。而且，德国的公民社会在外侨事务专员的领导下，其教会、各种协会和私营公司历来进行、并将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要求人民尊重外国人，并且与住在德国的外国居民和族群和睦相处。

22. 德国仍需制定更加连贯的移民和同化政策，要把长期定居的移民之存在视为过渡现象，而要把它看成长期、甚至永久的状况。总的来说，这是个涉及库尔特族问题、由于土耳其内部纠纷而变得更加复杂的棘手问题。

23. 住在德国的土耳其族是最大的外国侨民聚落，其人数在德国总数700万人的外国人中占了200万人以上。目前的居民已经是第三代了，他们在德国出生、受教育和培训，与德国血统的人民一样上学、上大学、接受职业教育，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的移民通常同土耳其只有感情上的纽带。成年以后，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德国人，没有德国国籍。他们在结婚时提交正式文件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之中很少人象来自欧洲联盟的其它民族那样办理归化手续取得德国国籍，他们不能参加地方自治选举。直到特别报告员查访的时候为止，双重国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德国法律已经82年不曾修订了，而土耳其则不允许持双重国籍。两国正在商讨订立协定，以便制定双重国籍政策，或许能够有助于土耳其族的“同化”。但是，困难仍然存在，因为土耳其族大体说来，要求具有如同另两个少数民族丹麦族和斯瓦比亚族的

那种“少数民族”地位。

24. 仍然需要努力改变人们的心理态度、使他们接受多文化的德国社会，外侨事务委员会正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也应该努力改进对寻求庇护者的接纳工作。这个问题由于欧洲第三国条款而变得复杂，由前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前来寻求庇护者成群结队，使德国人认为他们首当其冲，所承受的移民负担比任何其它西欧国家都多。

25. 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如下建议：

- (a) 应该改进拘留所接待中心的生活条件，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应该考虑到人道主义因素。
- (b) 应该采取比遣返更加合乎人道的解决办法，对根据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约工作的越南人和莫桑比克人，尤应如此，德国的统一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境况。
- (c) 最后，应该制定据以禁止反犹太主义和仇外行为的反种族主义法。

26. 除了他的调查结果以外，特别报告员也向德国政府转交了对于一些可能具有种族主义动机的事件的指控。德国政府对于这个事项的意见附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27. 德国政府也对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A/50/476)中的一些段落表示意见；现将这些意见载录如下：

“特别报告员报告中对德国犯罪行为的叙述有一部分不正确、不完全或使人产生误解。例如，对1995年1月8日发生在梅林多夫的纵火事件所作叙述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火头是由于技术缺陷引起的。肯定不能说它是具有政治动机的犯罪行为或恐怖主义份子的攻击行为。1995年2月2日阿斯伯格活动房屋的火灾则是住户为了表示对居住条件的不满自己放火的。

“该报告中有些统计数字需要更正。德国的破案百分率比该报告所说的高。1993年为23.8%，1994年增加到33.5%。报告员所开列被禁止活动的极右派组织清单并不完备。1992年以来，联邦内政部取缔了5个，各邦内政部则取缔了6个。

“有关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资料，特别是有关 Priem 案的资料并不正确。Arnulf Priem之所以被柏林地方法院定罪，不仅由于他非法持有武器和种族主义宣传材料，还由于他毁谤国家和宪政机构，使用前纳粹组织的徽号，持用含有此类徽号的物件，并且组织武装份子帮派，违反武器法。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月，不得上诉。”²

28. 但是，特别报告员愿意说明一下自己如何处理收到的和索取的资料，特别是对种族主义事件的指控。

29. 德国政府提出过一些意见，应它的要求，这些意见已经被提请大会注意(A/50/476, 第16段)。德国当局表示，它对于不曾采取辩论式的程序，让各国政府发表它们对任何非政府组织和若干政府所报道的种族主义事件和仇外事件的看法，感到遗憾。

30. 特别报告员愿意重申他在1995年9月25日第A/50/476号文件所载报告第17段中载述的意见：“特别报告员愿意，提请注意，由于行政和财政上的限制(编写向委员会和大会提交的报告、同各区政府、行政秘书处磋商和翻译文件的期限相当短...),这种程序在近期内显得不实际。为适当执行任务要求提供必要手段的建议没有一项得到贯彻执行。目前，特别报告员尽力将收到的案件转交有关政府”。这便是他的工作方式。各区政府的答复都转交政治当局(参看Bade-Wurtemberg邦未经警告火攻土耳其裔妇女案件，特别报告员在查访德国的时候向德国当局提交了这个案件)和有关非政府组织。

31. 特别报告员不依靠政治和行政解释--有关种族主义事件和仇外行为的查询往往没有下文(找不到罪犯，没有证据)--特别报告员宁愿依靠他所尊重的司法裁决。特别报告员查访时在德国联邦议会引起哄动的、本来已经做好安排要在1995年9月19日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与议会成员讨论的7个苏丹“寻求庇护者”的案件是个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案件。大辩论本来定于1995年9月19日在联邦议会举行，由于新闻界已经透露这7个人是已经“恰当地“被拒绝入境的、“假冒的寻求庇护者”，整个案件“告吹”，会议也就没有举行了。

32. 特别报告员于9月27日在波恩联邦外交部举行的简报会议中指出，所提供的答复使人得到的印象是，触犯刑章的种族主义或仇外行为或表现只是公开展示、而为传媒大加报道的那些事件而已，至于每日发生的另一些则被认为无关紧要。但是，政府和公民社会正在作出重大的努力，以期逐步减少、甚至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2. 查访法国

33. 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的资料以后于1995年9月29日至10月9日查访法国。法国政府为他这次查访作出安排，给予优厚的接待，政府代表也表现了合作精神，对此他甚为感谢。

34. 法国全国人权事务协商委员会在其1991、1992、1993和1994年报告中指出,针对移民和外国人后裔,尤其是阿拉伯裔法国人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以及反犹太行为(亵渎墓地、乱涂乱画、散发出版物)甚嚣尘上。特别报告员收到法国政府所采取之措施和事态发展的有关资料,提出如下意见。

35. 法国在同化外国侨民或外国人后裔(尤其是马格里布人和北非人后裔)方面遇到困难,其典型表现在几个大城市周边地区的“难弄的郊区”。这些看来落后于法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移民聚居郊区目前展现着经济危机及其自然结果、社会排斥、国家认同危机、人种一文化问题、歧视性做法(主要表现在就业和住房方面)、以及人民思想方式上一定程度的仇外态度所引起的紧张情势。

36. 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认同危机 由于法国血统的人民声称应该具有比归化的法国公民和移民优越的地位,危机正在加剧;因此在一些政治演说中出现了民族优越论,带有仇外心理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内容。

37. 目前横扫法国的仇外主义浪潮形成了左派和右派政客在竞选活动中所采取的态度和所做的声明。并不光是极右派才把外国人尤其是黑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当作替罪羊。法国的仇外主义得到《帕斯库瓦条例》的鼓舞,大家别忘了该《条例》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对于法国的形象及其在全球一级促进和维护人权历史上的道义责任来说,断然制定的关于移民、庇护权和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的法律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否定法律,让人家联想到Suetonius说过的话:“而为了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丧失了生存的真正理由”。特别报告员的一些对话者还承认《帕斯库瓦条例》难以执行,在解释上引起棘手的问题。在法国,儿童的父母中有一方没有法国国籍的似非而可能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父亲被认定为非法侨民就会被驱逐出境,家庭就会离散。目前取得法国国籍的程序涉及到真正的人身攻击了。可以借口申请者“其貌不扬”这种令人惊讶的理由拒绝其入籍申请。这个在众所周知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出人头地的伟大国家有越来越经常出现的事例显示:患有重病的人,即使能够出具文件,证明自己有钱支付医疗费、在法国的生活费和前往法国又回到原籍国的旅费,要想取得法国入境签证是越来越困难了。人们不禁要问:人道主义行动是否有选择地采取的呢?是否在新闻界曝光了才有资格被当作人对待呢?人类的尊严何在呀!

38. 如果全国人权事务协商委员会要求审查《帕斯库瓦条例》的建议得到主管立法和执行当局的考虑,一定是很有助益的。有些人认为,全国协商委员会应该发扬光大名誉,努力履行任务,促请拥有权力的人士采取紧急措施,以纠正移民法并改进其效能。

39. 应该设法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要把人当人，要维护人本主义的理想，法国历来在全世界教诲和传播这个理想，它曾经是号召其它各州人民为了投向“文明”而接受其殖民化的理由，这是同移民权相联系的庇护权问题，大可采取秘密方式处理。该委员会提到机场和海港令人困恼的拘留所问题，甚至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也还有万森和农泰尔拘留中心以及巴黎以前的治安官这种具有不幸记忆的拘留中心。

40. 特别报告员也考虑到仇外和反阿拉伯人及反穆斯林运动应该从伊斯兰教在法国社会中已经取得的地位这个基本问题(无1)的角度来加以看待。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个宗教怎么会在属于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社会、在非宗教国家、和许多人喜欢说起的“公民”共和国的一切活动范围内茁壮成长，而不是在具有文化特性、文化多样化、文化互补作用、文化互相丰富的多元文化族群社会得到发展的呢？

41. 法国是否将以国家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名义接受伊斯兰学校，如同它接受私立基督教学校而对它们施行同样的规章和规则呢？特别报告员很难就这一切问题得到答案。原教旨派恐怖主义份子的严重攻击或同化派的鼓动大大地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了。从这个观点看来，法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是次要的，严重的是它在社会和文明方面存在着真正的危机。正当已经被某些人视为堡垒的欧洲持续扩大的时候，由于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仇外浪潮甚嚣尘上，席卷全法国，主要冲击着来自南方的人民。

42. 法国当局和许多个人都谴责种族主义并且主张加以取缔、抵制不光是来自法国极右派的具有侵略性的仇外浪潮和反阿拉伯人及穆斯林运动。公共当局和公民社会历来注意到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危险以及偶尔发生的反犹太主义现象。

43. 法国当局意识到上述现象的严重性，正在努力加强反种族主义立法，以期扭转趋势。尽管有所耽搁，司法功能正在得到发挥(参见Carpentras案：亵渎犹太人墓地)。³ 司法部门正在努力克服困难以确保人们尊重法治和法国已经参与缔结的国际公约。此外，还采取经济及社会措施(特别报告员在里昂和马赛注意到市政政策)促进对住在法国的移民人口的逐步同化。最后，宗教界和争取个人权利与尊严的各种协会不断呼吁人们容忍宽恕并且尊重别人的尊严，正在慢慢地促使人们改变态度。

44. 还需要进行有计划的人权教育，不是通过历来的公民教育--意识形态的危机导致这种教育内容空洞--而是要鼓动法国的人道主义来扭转法国作为人权和公民权利最初家园的形象日渐式微的趋势。

45. 特别报告员以结论的方式向法国政府提出下列建议：

- (一) 修订《帕斯库瓦条例》使它更加符合人道和法国的人权理想以及有关个人权利的国际公约；
- (二) 放宽对南方国民——尤其是寻求庇护者和拟往法国治病而能负担费用者之签证申请的审批要求；
- (三) 加速审查拘留中心在押人员档案的审查程序和设法改进拘留所的生活条件，因为即使是普通的狱囚也应该有维护尊严的权利；对“非法”入境者的驱赶不要采取有辱人格的做法；
- (四) 研究根据有关个人权利的国际宣言和公约中所议定的共同科目拟定和散发人权教学大纲的可能性；
- (五) 最后，通过全国人权事务协商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之间的伙伴关系为举办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问题国际讨论会提供技术援助和资助。特别报告员欢迎这样的事实：他的建议受到注意法国全国人权事务协商委员会主席P. Bouchet 先生于1996年初重新发起举办上述讨论会的构想。

3. 查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6. 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查访按照与该国政府的协议于1995年11月24日开始。

47. 普遍的气氛是坦白和开朗的讨论气氛，这种气氛迅速地消除了新闻界的某一个方面曾经在1994年反对查访联合王国的记忆。⁴ 在这次讨论中发表的主要论点促使英国当局在查访结束时表示查访工作是有用的。

48. 特别报告员深挚感谢联合王国政府为他的查访作了安排、对他的盛情接待、以及该政府的代表所表现的合作精神。他很感激“英国人的运动家精神”使他能够查访伦敦北边的康普斯菲尔德拘留所和牛津附近的基德林顿拘留所，这两个地方拘留了涉嫌非法入境的移民和越来越被认为是冒充的寻求庇护者。他自己认为这两个拘留中心所拘留的人数有日益增加的趋势，引起了个人基于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即使是在寻找工作和/或寻求庇护的时候，能否维持其人性尊严的问题。他欣幸地同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这三个城市里致力于改进种族关系的市政官员举行了有用的会议，也会见了种族平等委员会全国办事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官员。他也感谢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和代表以及同意会见他和向他提供资料的少数民族

的人员和代表。

49. 人权事务中心收到的指控提到联合王国种族主义事件增加，主要来源于极右运动的活动和警察对待若干少数民族的行为。犹太人组织也向特别报告员指出，由于原教旨派伊斯兰组织和极右组织的宣传，反犹太人的行为又发生了。

50. 1995年7月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联合王国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40条提交的第四次定期报告以后也进行了查访工作。⁵ 委员会“对未能适当处理依照《盟约》第26条适当提出的问题”表示遗憾。⁶

51. 委员会也表示关注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一些事项。⁷

52. 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存在，正在设法通过立法及行政措施予以克服，以期消除土著多数和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政府采取行动时还由地方社区、教会、工会和若干非政府协会及组织采取辅助行动。

53. 联合王国实际上是联合国会员国中最先正面探讨可能由种族关系引起的问题的头几个国家之一。该国很早就制定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法律，并且设立了种族平等委员会监督其执行情况。联合王国被认为是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它的中心仍然是英国民族，各种少数民族和黑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是在英国的法律下生活，并没有侵犯英国民族。

54. 实行种族平等政策3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出现了日益幽隐的歧视形式。此外，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和对于日益缺乏的资源与就业机会的竞争，以及极右派和新纳粹运动及政党的政治活动，出现了富人与穷人和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极化。“黑人”的用语具有政治含义。它的含义是指黑人和联合王国的少数民族或“黑人和少数民族”。在这些黑人社区里，发生了黑人暴动、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谋杀以及各种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事件。

55. 南半球和其它地区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到来，加剧了仇外情绪。政府最近为了减少移民和申请庇护所采取的措施(对入境签证实行严格的限制、建造新拘留所、开列可给予庇护的安全部名单、对家庭团聚施加较大的限制)看来不可能缓解紧张情势。英国的环宇观念日益缩减到欧洲联盟范围，联合王国原来的文明和人道使命已经减损。为了使这项使命改观，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下列建议，在11月24日举行的摘要说明会议上，英国当局对这些建议表示响应：

- (一) 教育人民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族群；
- (二) 培训警察人员，吸收不同族群的公民担任警察；
- (三) 严肃谴责警察暴力；
- (四) 在拘留所中和在需要遣返或驱逐“非法入境者”的情况下提供比较

尊重人性尊严的条件；

- (五) 审查难以执行、看来作用不大的煽动种族仇恨法。规定具体的种族主义骚扰和暴力罪以及毁损某一民族或少数群体名誉罪；
- (六) 采取行动以确保联合王国不致被视为拒绝黑人和其他南方国家国民、而欢迎北方国家国民的国家。

二、全世界的反犹太主义

56. 特别报告员将以色列政府1995年10月13日有关全世界反犹太主义声浪的来文摘录于下。全文存放在秘书处，备供查阅。

“1994年全世界反犹太主义暴力活动升级，令人担忧。1994年发生了72个暴力攻击事件，其犯罪意图为人、使用火器、私人持用武器和在汽车内设置地雷，1993年则只发生42个同类事件。毁坏墓地、犹太机构和财产的事件还是很多，与前一年类似，至少一共232件。欧洲的这种暴力事件加倍，美国则增加了10%。”俄罗斯也出现类似的趋势。接连三年，大不列颠仍然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暴力活动最多的国家。

特拉维夫大学反犹太主义研究项目所编写的《全世界反犹太主义—1994年》年度概览提出了一些结论。以下所报道的是该概览的摘要。

1993年所指出的一些问题持续存在，似乎成了可以被接受的现实的一部分：由于政府的禁止和法律的限制，传播反犹太宣传的技巧更加诡谲了；各极端主义份子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正在加强；一种比较温和的信息是为了争取公众的选票，另一种比较粗鲁的信息是为了在偏激的圈子里进行内斗。温和的信息触及一些敏感问题，例如外籍劳工问题，据称外籍劳工对某一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带来危险，或者说他们影响到该国公民的权利。最要不得的是由于一些禁忌逐渐瓦解，不仅暴力事件增加了，罪恶和粗暴的煽动行为也发生了，主要肇事者是人数虽然少、却日益增加的核心极端主义者。这种挑拨离间已经渗入一般公众的言谈中，使得犹太人的消极、危险形象更加鲜明。

各种极端主义者主要认为犹太人是颠覆份子，想要建立‘犹太人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日本一些畅销书告诫人们说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阴谋利用他们在世界上的经济力量在几年内毁灭日本。美国的黑色穆斯林则指控犹太人是奴隶贩卖者，为了转移人们对犹太人罪行的注意力，犹太人就

把捏造的纳粹大屠杀推到舞台中心，从而掩盖黑人的苦难。

当今世界上，由于民族主义和无党籍团伙勃兴，种族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犹太人支配世界论首先见诸《锡安长老》议定书，最近又以许多新形式再现，特别是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论调：犹太人的控制是强有力的，他们能够向世人出售任何恐怖故事，世人得花钱购买这种故事。

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与北非和中东原教旨组织有联系的极端主义穆斯林团体和运动比以前活跃得多，作为极端主义穆斯林活动之一部分的暴力攻击事件所占百分率也大为增加。其中有一部分同中东的事态发展有关，另一部分则与当地的事情无关。

1994年在全世界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和奥什维茨解放50周年纪念仪式突出了与犹太人民的关系。这些仪式对公共辩论和极端主义活动的影响在大屠杀受难者最多的东欧和前苏联特别显著。赔偿犹太人财产、战犯被平反而且成了民族反共英雄、当地居民与纳粹合作等问题还都是敏感的论题。每一纪念仪式和纪念物都以反犹太主义为其代价。

57. 除了以色列政府的来文以外，特别报告员从犹太组织协调委员会收到一份有关反犹太主义的文件⁸，载于本报告附件二。

三、暂时的评鉴

58. 他先后提交委员会和大会的报告显示，种族隔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也随即结束。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现象对国际社会来说凶多吉少。

59. 种族主义宣传和煽动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情势正在蔓延；种族主义日益采取暴力形式，对人身的侵犯、杀害、攻击移民或在民族、种族和宗教上属于少数的人的财产、亵渎墓地和毁坏礼拜场所。绝对国家主权的再现所采取的形式是使用法律从而立法遏制或大大减少移民、庇护权和人员的自由行动，这是一种诡谲的仇外现象，普遍存在于许多地区，北方和南方都有。

60. 或许可以把已经采取的一些态度的含义解释为：上述现象不重要。特别报告员在世界人权会议（1993年6月，维也纳）上迎着国际逆流奋战，导致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的宣布。

61. 尽管能够供他使用的物资和人力资源有限，他还是竭力弄清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各国政府、劳工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等专门机构、欧洲理事会、国家机构和

非政府组织等区域组织都慷慨地向他递交了资料。

62. 特别报告员在查访工作中同查访国政府开始对话。有机会了解这些查访对于有关地点的效用是在短期内了解该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天天同有关的人员对话，查访工作提供了超越客观的文字和统计数字而掌握生活现实及其矛盾的手段。

63. 无论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或巴西、在德国或法国和联合王国，特别报告员都能够在街头自己观察；他看电视、阅读当地报纸、并同普通公民谈话，以便就可能存在的问题获得印象和形成自己的意见。所得到的资料，不但没有基于个人的印象形成完全主观的结论，反而成了特别报告员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64. 此外，有两回，他凑巧在紧急专题得到深入细致讨论时到访。第一个事例是：当他查访美国时，CHARLES MURRAY的书《The Bell Curve》正好出版，由于该书的种族主义结论，在全国引起轰动。同样，当他查访联合王国时，政府和工党正在就移民规则和庇护权问题进行对抗，互相指责对方“玩种族主义牌”。

65. 而且，查访工作有助于为联合国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工作提供资料。的确，特别报告员所会见的人，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协会的代表都模糊地意识到已有的一些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安排。但是，由于看到联合国机构的实际代表前来看望他们，关心他们的命运，便受到鼓励和重新燃起希望。例如，特别报告员在短暂地查访巴西北部的Belem去会见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时，便曾得到这种印象，他们单独奋斗，没有经费，但却坚决地为帕拉邦的黑人，尤其是亚马孙河边的Quilombos族效力。

66. 1996年1月28日星期一，正当他快要写完报告的时候，特别报告员从电视上看到Falashas（埃塞俄比亚裔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间举行暴动，谴责他们在以色列受到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特别报告员同以色列当局取得联系，要求提供全面资料，说明上述示威游行的性质以及公共当局采取的和公民社会倡议采取的措施。

67. 鉴于在五大洲的任务范围所涉问题复杂，仍有繁重的工作有待完成。应该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大洋洲和中东继续进行现场查访，以便全面考察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仇外心理的当代形式和表现，对于这些恐怖现象来说，任何地区概不能免，影响北方国家，也影响到南方国家。特别报告员恳切希望五大洲各国接待他，向他提供以前必要协助，以便履行其任务。

68. 特别报告员希望自己已经履行了有用的任务，有助于人们了解问题从而寻求适当的解决办法。

注 释

¹ 1993年5月，有人向一个土耳其家庭的住宅放火，造成5死3伤。1995年10月13日，杜塞道夫法院分别判处应为这一放火罪行负责的4人有期徒刑10至15年。

² 摘自1996年1月8日德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给人权事务中心的一项普通照会中所载德国政府的意见。

³ 《世界报》，星期六，1995年11月11日，“Carpentras，遭荼毒的城市... 该城市犹太人墓地被亵渎5年多以来...”。

⁴ 参阅“对联合国调查英国的种族主义情况感到愤怒”和“愚蠢的干预。联合国不用插手英国的种族关系”，《泰晤士报》，1994年12月12日，pp. 1和19。

⁵ CCPR/C/95/Add.3。

⁶ CCPR.C/79/Add.55，第2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6条规定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

⁷ 具体地说，委员会关注：

“虽然建立了...外部监督机制，监督据称涉及警察和军人的事件，特别是导致人员死亡或受伤的事件，由于调查仍由警察着手，这种调查不足以取信于人；”

“非洲人和非洲裔加勒比人等少数民族的成员往往遭受无理阻截和搜索，这种做法涉嫌违反该《盟约》的不歧视条款”。

委员会也强调：“非法移民、寻求庇护者和奉令递解出境者所受到的待遇引人关注”，认为：对奉令递解出境的人员实行监禁，尤其是监禁一段期间，可能并不是每一案件都需要这么做。执行递解命令时使用过度暴力的情况是令人严重关注的。

最后，委员会关注“联合王国对保护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支持程度”。它进一步“关切地”注意到“许多属于少数的人往往觉得主管当局对种族骚扰行为的查究既不够卖力，也缺乏效率”。委员会也认为“为了切实改变公众的态度和取缔种族主义行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CCPR/C/79/Add.55，第13-15和第18段。)

⁸ 1995年9月28日犹太人组织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Harris Schoenberg博士给联合国的信。

附 件 一

有关德国种族主义事件的指控和德国政府的意见

1. 1995年,特别报告员从若干来源收到了对在德国发生,并可能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的一些事件的指控。特别报告员向德国政府转交了15个案件,请它发表意见。^a
2. 指控和德国政府的意见概要如下。

案件 No. 1995/1

指 控

地点: Verl

日期: 1994年11月24日

3. 据报导,1994年11月24日,有人放火烧了Guetersloh附近一家土耳其人开的旅店。3人烧死,7人烧伤。受伤者中有3名的烧伤程度非常严重。
4. 据称,这起事件的动机是种族主义。

意 见

5. 案情确实,但没有调查出仇外罪的迹象。火是在二楼的一间屋子内烧起的,而客房住的是不同国籍的人,特别是北欧人,这一事实是对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纵火的说法的反驳。烧死的人一名是波兰妇女,一名是保加利亚男性,另一名是德国男性。
6. 主管检察院的调查根据过失杀人来进行,涉及旅店/饭店的拥有者和经营者。

^a 特别报告员1995年5月24日和9月15日致德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信。

案件 No. 1995/2

指 控

地点: Oberderdingen

日期: 1994年12月4日

7. 据报导, 1994年12月4日, 一家土耳其人拥有的房屋隔壁的一个木材仓库被人火烧。住在里边的人立即撤出, 事件中没有人受伤。

8. 警察怀疑这是一起纵火案, 有种族主义动机, 因为事件发生前屋外墙上被刷上万字符和“Auslander raus”(外国人滚出去)的标语。

意 见

9. 1994年12月4日早晨4点20分左右, 几名未明身份的罪犯用莫洛托夫燃烧弹火烧Oberderdingen Sternenfelser街27号隔壁的一个木材仓库, 结果是仓库被烧为废墟, 火势蔓延到仓库和房屋之间的隔墙。住在里边的土耳其家庭在逃离时有4人被烧伤。

10. 1994年11月30日, 在房前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写“Turken raus”(土耳其人滚出去), 据这家人说, 事件发生前墙上已经有数处被写上万字符, Karlsruhe检察院对这起严重纵火未遂案作了调查, 初步认为其中有仇外背景。但是, 刑警作的调查结果表明不能排除纵火没有仇外动机的可能性。

11. 尽管检察院悬赏2,000马克征求线索, 以查明或逮捕罪犯, 但没有人提供具体线索。为此, 由于查不出罪犯, 调查程序不得不于1995年3月30日中止。

案件 No. 1995/3

指 控

地点: Reichelsheim

日期: 1994年12月12日

12. 据报导,1994年12月12日,法兰克福Friedberg附近Reichelsheim村Cakmak家的(原籍土耳其)的房屋遭人纵火。门厅挨炸,引起火烧。火被捕灭后在楼梯上发现了一只塑料汽油桶。

13. 损失价值达50,000马克。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据称,这次纵火案是出于种族主义动机。

意 见

14. 案情确凿。根据警察的调查,肯定是纵火案,迄今为止,未能查出罪犯。

15. 目前尚未表明这次犯罪是出于仇外动机。Cakmak家人也说,他们以前从未在这方面遭到过麻烦。

16. 1995年4月29日,还是在Reichelsheim,又发生了一起涉及Cakmak家亲属的纵火案。警察通过调查,强烈怀疑房主的儿子,而他也是1994年12月12日遭火烧的房子的主人。后者在服刑,目前从法兰克福第四监狱获工作假释。他还被控煽动同狱犯人犯这次纵火罪。警察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尚未结束。

案件 No. 1995/4

所涉人员

Sinan Kadioglu
Gulsum Kadioglu
Muhammed Kadioglu
Sultan Kadioglu
Sedva Kadioglu
Mustafa Kadioglu

指 控

地点: Reichertshofen
日期: 1994年12月24日

17. 据报导, Sinan Kadioglu 及其5岁的儿子 Muhammed Kadioglu(原籍土耳其)在Ingolstadt 附近 Reichertshofen 村的一次纵火案中被烧死。早晨7时左右,与 Margarethen街一所房屋相连的一个工场起火,火势蔓延到厨房间。母亲 Gulsum Kadioglu 和另外三名儿童(Sultan、Sedva和Mustafa Kadioglu)从二楼的窗户跳出逃走。38岁的父亲回到浓焰弥漫的屋子寻找儿子。二楼发生爆炸,他正好在内,父子都被炸死。Kadioglu家从1978年以来一直居住在Ingolstadt。

18. 消息提供者声称,邻镇Faubourg 和 Rockfolding的许多新纳粹分子常常来到Reichertshofen。9岁的Mustafa Kadioglu说,一群新纳粹分子最近到过他的学校。

19. 据称,这次纵火案有种族主义的动机,是新纳粹分子所为。

意 见

20. 案情确凿。

21. 根据技术鉴定人的调查和证人的陈述,现已查明火是从一个油坑与房屋之间的附屋发出的。附屋是后来靠着房屋搭建的工作棚,Sinan Kadioglu用它作为车库和修车间。

22. 巴伐利亚州刑事庭得出的结论是,火可能是由技术偏漏或者过失或纵火而造成的。但由于损坏巨大,无法找到具体的火因。专家鉴定人认为,Sinan Kadioglu 在起火时肯定在车库里。调查尚未结束。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在任何纵火案背后有种族主义动机。

案件 No. 1995/5

指 控

地点: Geesthacht

日期: 1994年12月28日

23. 1994年12月28日,汉堡Geesthacht一家土耳其人开的茶室被火焰炸弹炸毁。半夜起火后茶室楼上居住的22名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撤出,幸而无人受伤。损失价值为250马克。

24. 据称,这起事件,以及后来德国土耳其人和土耳其人开的企业遭新纳粹袭击的其他许多事件,都有种族主义的动机。

意 见

25. 案情大多确凿。

26. 在Geesthacht设立的Lubeck区刑警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与地区刑事庭的火灾专家协商下进行调查。根据证人的陈述,放火者有三人肯定是土耳其国民。据说他们犯罪后开着一辆停在附近的车逃跑。

27. Geesthacht特别委员会的调查进行到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是德国右翼极端分子犯的罪,或者是有仇外动机。

案件 No. 1995/6

当事 人

Mehmet Ali Karaaslan

Malik Unlu

Mehmet Ozbagdal

指 控

地点: Furth

日期: 1995年1月14日

28. 据报导,1995年1月14日,Mehmet Ali Karaaslan、Malik Unlu和Mehmet Ozbagdal(原籍均为土耳其)在纽伦堡附近Furth的Geleitz街上停在交通灯前的时候遭到德国新纳粹分子的袭击。Mehmet Ali Karaaslan受重伤,必须住院。Malik Unlu 和 Mehmet Ozbagdal也在事件中受伤。新纳粹分子然后来到Furth Turnerschaft体育俱乐部,用短棍和刀袭击在内的土耳其人。

29. 据称,这次事件有种族主义动机。

意 见

30. 1995年1月15日凌晨,刚过2点,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发生争议,起先是First Konig街上。据有关人员说,在这条街的一个建筑工地的交通灯前发生殴斗。一辆汽车停在那儿,里面有两名土耳其人,他们刚从Geleitz街附近的土耳其人俱乐部“Turnerschaft Furth”出来。大约在同时,几名德国同伙从Furth“Amadeus”咖啡馆的一个生日晚会上走出来,两群人碰巧在交通灯前相会。争执起初是口头的,后来引起身体接触。调查当局认为,整个事件可能是因双方互骂而造成的。

31. 然后,双方的争执移到Geleitzgasse附近俱乐部的门前。这是Malik Unlu被打倒在地,挨脚踢的地方,他当时用了一支烟灰缸自卫。殴打他的人身份尚未查明。土耳其国民Karaaslan正好从俱乐部出来,站在旁边看时也无辜遭拳脚,殴打他的人的身份尚未查明。没有发现用刀棍的情况。

32. Karaaslan头部骨折,Unlu的头部多处挫伤开裂,多处出血,颈椎和颞下颌关节移动时疼痛。

33. 由于对争执的起因和整个过程提供的情况都有出入,主管检察院以实际和法律为基础,打算中止调查程序。

34. 调查没有揭示这一事件有具体的种族主义动机。

案 件 No. 1995/7

当 事 人

Aykut Erol

指 控

地 点: Kiel

日 期: 1995年2月20日

35. 据报导,Aykut Erol(原籍土耳其)开的一家旅行社遭纵火。从窗户扔进旅行的两颗莫洛托夫燃烧弹引发起火。损失惨重,但没有人受伤。

36. 据称,这次纵火案有种族主义动机。

意 见

37. 1994年2月17日晚上11时21分,在Kiel 的 Elisabeth街和Rind的两家土耳其旅行社同时遭人纵火。在这两起案件中,罪犯打破窗户,扔进莫洛托夫燃烧弹。邻居和警察迅速灭了火,因此物质损失不大。没有人受伤。

38. 一名证人抓住了Ring街犯罪现场附近的一名嫌疑人,警察根据描述临时逮捕了另一名嫌疑人。两人为土耳其国民,1994年2月18日因纵火未遂对他们发布了拘留令。

39. 根据调查,可以排除纵火案有种族主义或右翼极端主义动机的可能性。

案件 No. 1995/8

当事 人

Muhammed Bayrak

Ziya Yildiz

Nihat Isik

指 控

地点: Mulheim

日期: 1995年2月28日

40. 据报导,德国Essen警察总部特工队便衣人员乘坐五、六辆车,在一辆救护车的陪同下来到Mulheim Ruhr 的 Eppinghofer 街上一名土耳其人开设的皇家咖啡馆。他们跨出汽车就戴上面罩,穿上防弹服,然后走进咖啡馆,持枪射击,众人都卧倒在地。其中有一名顾客,名叫Muhammed Bayrak(原籍也是土耳其),告诉特工成员说他有心脏病,但他们对他大声喊道:“我们不管你的心脏”,他被强迫卧倒在地,嘴上挨枪托,又遭到脚踢。Bayrak先生肋骨被打断,送往医院。

41. 另一名原籍土耳其的顾客Ziya Yildiz卧在地上时遭脚踢,被戴上手铐,头

部遭到武器的打击。Nihat Isik, 原籍也是土耳其, 他要警察出示身份证件, 被推倒在地, 警察用塑料袋罩住他的头, 呼吸受阻, 喉咙也被紧紧勒住。

42. 特工队成员离开咖啡馆, 后来才知道他们在搜寻三名南斯拉夫国民。有几名德国国民也目睹了这次袭击。

43. 据称, 特工队成员的行为及其袭击有种族主义动机。

意见

44. 根据检察院的调查, 事件的全过程如下:

“1995年2月28日早晨7时50分左右, Essen特工队成员在Mulheim an der Ruhr, Eppinghofer街108号的联营咖啡馆‘皇家酒吧’逮捕了三名人, 他们涉嫌参与Mulheim an der Ruhr 和 Neuss的4次武装抢劫以及在荷兰的两次武装抢劫, 逮捕过程中他们手持武器。荷兰’s-Hertogenbosch检察院正在调查谋杀未遂案, 因为在那里的一次犯罪过程中一名受害者遭到枪击。

根据电话监视收集到的情报, 有迹象表明待逮捕的人员在举行会议, 要再进行一次类似的犯罪活动。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持有武器。这就是派遣Essen 特工队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能是逮捕准备使用武力的武装罪犯。

根据我手头所有的警察报告, 警察戴着头盔和面具, 身穿防弹服, 佩戴印有‘警察’字样的臂章, 衣服上印有州徽。警察进入‘皇家酒吧’时向在场的人, 包括 Bayrak 先生、Yildiz先生和Isik先生高声清楚地大喊了几声: ‘警察, 不许动’。

据报导, Bayrak先生右手持武器, 伸着双臂向一名警察冲过去, 他被另外两名警察推倒在地, 戴上手铐。Bayrak先生强力抵抗, 警察不得不猛力制服。Bayrak先生在调查程序中声称他的头被套了一只口袋, 这是不正确的。特工队不使用任何这类物品。另一名在场的人说, Bayrak先生有心脏病, 一名在场的急救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治疗。根据报告, Bayrak先生既没有遭拳打, 也没有挨脚踢。

警察的报告还说, Yildiz先生试图从一名正在作掩护的警察手中夺过机枪。这名警察进行自卫。报告说, Yildiz先生被戴上手铐。在第40 UJs

22/95号诉讼中, Yildiz先生说, 他当时认为这次事件不是一次警察行动, 而是犯罪团伙或恐怖主义集团的袭击, 因此‘出于本能的自卫反应’, 他想推开靠他最近的警察手中的武器。

根据我目前为止收到的资料, 毫无理由认为这次警察行动有‘种族主义动机’。”

45. Dusseldorf总检察院还报告说, 在Mulheim an der Ruhr联营咖啡馆“皇家酒吧”被捕的三人中有两名是南斯拉夫人, 一名是德国国民。

案件 No. 1995/9

指控

地点: Cologne (North-Rhine/Westphalia)

日期: 1994年4月13日

46. 据报导, 1994年4月8日, 有人发现一名新生男婴被弃于Cologne 的一座公园, 送往医院检查, 医生宣布他健康良好。

47. 1994年4月13日早晨6时, 据说有100多名检察被派去包围Roma 和 Sinti 少数民族的庇护营。据说, 他们去那儿搜查, 因为他们说一名证人报信说看到一名推着童车的妇女看上去“象吉普赛人”。

48. 据说, 警察围住了所有15-40岁的妇女, 将他们带往警察局, 按上手印, 并照了像, 强迫他们验血。有3人, 其中一名女孩仅15岁, 据说被迫受妇科检查。

49. 警察发布了下列声明: “医院告诉我们说, 被发现的婴儿身上有Roma 和 Sinti人都有的皮肤染色, ……之所以必须派这么多的警察, 是因为这一少数民族往往看到警察就逃”。

50. 据称, 这起事件有种族主义动机。

意见

51. 这起事件发生的情况如下。1994年4月8日早晨, 一名正在Cologne-pol11的一座公园散步的妇女发现刚生下才几个小时的一名男婴。后来得知, 这男婴头部骨折, 可能是受力而致, 全身赤裸, 仍然连着一部分胎盘, 由于采取了急救措施, 婴儿的

血液循环和呼吸恢复正常，生命可以得救了。当时婴儿的体温仅19°C。

52. 具体地说是因为一名证人的陈述，因此调查当局认为婴儿的母亲在Poller Holzweg的庇护所，居住在那里的大多数人为前南斯拉夫难民，Cologne 的检察当局要求 Cologne 地方法院发布命令，使他们能够对居住在Poller Holzweg庇护所的39名妇女抽取血样，并搜查庇护所。所涉妇女的姓名，包括属Roma少数民族的妇女的姓名是从庇护所居住者名单上得到的，同时考虑到她们的年龄。

53. 1995年4月12日，Cologne地方法院的一名调查法官发布了所要求的法院命令。抽取血样的命令所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第81C(2)条的规定。该条款说，在未经受检人员的同意对除被告人以外的人员抽取血样，是允许的，但不得损害她或他的健康，而且采取的措施是查明真相所必不可少的。

54. 1995年4月13日早晨7时，18名刑事调查官员、60名警察、Cologne-Porz区办公室的4名工作人员以及4名翻译来到Poller Holzweg的庇护所。先由未穿制服的官员关闭庇护所大楼，然后逐楼搜查。

55. 在专门编写印发的一份书面文件中，翻译用所涉妇女的母语告诉了她们的案情以及这次行动的目的。翻译问这些妇女是否听懂了翻译的话，是否同意抽取血样。庇护所有的居住者懂德语，因此有关官员也能直接与她们交流。

56. 法官下令抽取血样的15名妇女不在那里。尚未对她们执行下令要采取的措施。

57. 庇护所总共有40名妇女被警察用车载到Cologne的警察总部，医生在两名翻译在场的情况下抽取了这些妇女的血样。

58. 根据检察院按《刑事诉讼法》第81a(2)条发布的又一项紧急命令，另有三名妇女在Cologne大学医院妇女部妇科作医疗检查，并将按司法命令对她们抽取血样。这样做是因为一名证人说，有关的妇女长得象她在发现婴儿处附近见到的人。

59.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没有查出婴儿的母亲。调查继续进行。

60. 其中一名妇女对Cologne地方法院下的取血样令提出申诉，Cologne地区法院在1995年7月24日作的裁决中以没有根据为由予以驳回。

61. 以进行人身伤害、胁迫和非法剥夺自由为由对调查检察官，管辖该案的调查检察官和当时负责指挥的警察提起了刑事诉讼。Cologne地区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指示波恩检察院随之进行调查，波恩检察院于1995年9月14日结束调查，因为犯罪证据不足。

62. Cologne的首席检察官行使专门监督的权力，审查了这起事件，他着重的问题是：特别是就派遣的警察分队而言，是否充分注意到了值得保护的妇女权益，特别

是否尽力避免可能让对调查工作没有必要的妇女露面的情况。首席检察官还考虑了这次行动是否应更敏感，更有同情心的问题。他就这一问题说：

“我认识到，鉴于所涉人员不管是国籍还是种族所属，人数众多，因此计划的行动只能派遣大的警察分队才能执行。根据波恩检察院在结束调查的说明中所述，即使这次行动应‘在不粗暴的安静’、‘友好’和‘宽松’的气氛中进行，但西德广播公司（‘Westdeutscher Rundfunk’）播送的影像资料，特别是穿制服的官员‘包围’4座庇护所大楼的情况，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近乎在进行‘战斗’行动的印象。鉴于罪行的严重性，这样做仍然符合相称性原则，但可以组织的更仔细，更敏感，以免无意中产生恐吓的感觉。而且否则就不会有这一行动有歧视性质的问题。”

63. 首席检察官还说：

“我感到遗憾的是，部分公众得到了不正确的印象，说是上述措施的种类和规模是由Sinti 和 Roma群体的‘特性’ 所决定的。鉴于在这方面需要特别谨慎克制，这种推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新闻报导中是可以避免的。对此，我请高级检察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64. 这段话指的是调查检察官在行动后对新闻界发表的讲话。检察官说：“我们在调查一起罪行，与种族主义毫无关系。我们对任何都这样做。之所以有大批警察，是因为这一少数民族的特性，否则他们都会跑掉”。

65. North-Rhine/Westphalia州司法部明确表示同意首席检察官对North-Rhine/Westphalia州议会的估计。据说，尽管刑事诉讼当局采取的行动仍是相称的，但可以组织的更加谨慎周到。对新闻界的发言据说是缺乏必需的敏感度。

案件 No. 1995/10

指控

地点：Worms(Rhineland-Palatinate)

日期：1994年12月6日

66. 据报告，1994年12月6日有人对Worms的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协会有组织地进行纵火袭击。据报，这个三层建筑的所有人和住户是三家土耳其人。

67. 据说造成的破坏严重，但无人受伤。据说失火后在被烧毁的建筑内发现一

个燃料罐。

68. 据称那次事件带有种族主义动机。

意 见

69. 1994年12月7日,设在Worms的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协会所在地被人纵火焚烧。造成的损失达大约5,000德国马克。1995年3月21日,Mainz检察院对这起纵火事件向Worms地方法院--由两位非专业法官主审--提出对两名土耳其国民的起诉。根据检察院的判断,这一犯罪尚看不出政治或种族主义的动机。

70. 此案迄今尚未作出判决。

案件 No. 1995/11

当事 人

Yusuf Karbuz	R. Aslan
Riduan Tunc	Yasar Doner
Mahmut Turkucu	Mahmut Tabul
Nuri Demir	Huseyin Altigan
Remzi Braul	

指 控

地点: 汉诺威(下萨克森州)

日期: 1995年3月17日

71. 据报告,汉诺威监狱的9名土耳其囚犯(姓名如上)进行绝食,提出因他们是外国人,而受到较长时间的监禁。这些囚犯还称,与犯同样罪行的德国囚犯相比,犯罪的土耳其人被判处的监禁期限较长,还有在同样情况下,土耳其人被判刑,而德国人则被释放。

意 见

72. 土耳其使馆就这个问题与联邦政府进行接触。联邦外交部在1995年6月20日的普通照会中作了如下陈述：

73. “1995年3月15-22日期间，汉诺威监狱的27名土耳其囚犯展开绝食，抗议德国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判决不公，特别是判处的刑期，囚犯的健康从未遇到危险。

74. 法律和宪法委员会和下萨克森州区议会的‘监狱和帮助囚犯’小组委员会具体处理该事件。在处理过程中，他们查明未出现违反人权的情况，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具体地说，在与外籍囚犯交谈后，已可确信，土耳其大使馆普通照会中所附的‘对报界的公开声明’中对下萨克森州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提出的一概而论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75. 汉诺威监狱典狱长和下萨克森州区议会法律和宪法委员会‘监狱和帮助囚犯’小组委员会主席，都多次向囚犯们解释过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尽管如此，小组委员会主席在检查过绝食囚犯的逮捕证和对他们监禁的判决后表示，在刑期方面，他没有发现对非德国人的定罪有任何偏见、调查不当或不公。同样，也没有迹象表明招供是强迫的，或根据《刑法》(第46节)中的判刑原则，没有给他们较轻的刑期。而且，所有有关的人都有律师，能够对判决提出上诉，从而改变对他们的判决。

76. 至于囚犯们一般性地提出检察机关‘失误和不公’，需要指出，根据法律，检察官是司法机构的独立代表。对绝食的每一个囚犯而言，均未了解到有违背职业道德未履行职责的情况。

77. 土耳其驻汉诺威总领馆与下萨克森州司法部之间未就此事交换过信件。1995年3月30日，总领事Mehmet Emre对提供的详细情况表示感谢。

78. 已经通知囚犯，由于下萨克森州区议会主管此事的机构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没有理由再次会见司法部长Alm-Merk 女士。至于囚犯们还提出希望与其他人交谈，他们可以自由地直接邀请那些个人”。

案件 No. 1995/12

当事人

Zuleyha Ozturk (女士)

指控

地点：汉堡

日期：1995年4月6日

79. 据报告，Ozturk女士是一位土耳其国民，曾受到两名警察的粗暴对待，他们在1995年4月6日强行闯入一间公寓，她正在公寓内照料一位朋友的孩子(46 Eichstrasse)。两名警察没有提出任何闯入公寓的理由，据说要求看她的身份证件，据说其中一人还对她进行猥亵，然后在没有提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强行将她带到Davidwache警察局。据说她在那里被拍照。事件发生当日的一份医生证明确定，这个年轻女孩子严重头疼，身上有划破和多处擦伤——她坚持说这是那位警察造成的，说他几乎把她捏死，又用脚踢她。

80. 据称说，该警察的行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意见

81. 根据对该警察所作的刑事调查，实际情况如下。1995年4月6日，Ozturk女士在汉堡郊区St. Pauli Eichstrasse街她朋友的公寓照料她朋友的两岁孩子，她的朋友不在家。下午，邻居向Davidwache警察局投诉，由于从Ozturk女士所在的公寓传出的音乐声音很大，造成噪音干扰。警察H与他的一位同事一道前往公寓，他们对Ozturk女士讲了他们前来的原因。由于Ozturk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一开始又拒绝提供她的个人情况，因此无法从她那里得到作一般违反规定记录所需的个人情况。在交谈中，她向他们提供了不在现场的公寓主人的个人情况。调查机关认为，由于Ozturk女士已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活了18年，德语讲得很流利，因此不存在语言上的误会。Ozturk女士也没有遵守要求，带着孩子协同警察一起去附近的Davidwache警察局，在那里查阅她的个人情况。当警察H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出公

寓时,她开始拳打脚踢。为避免麻烦,也为了让Ozturk女士安静下来,警察H用他的右臂从背后抓住她的上半身。此时已不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因为两位警察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叫来援兵根本不可能平静地将Ozturk女士和孩子带到Davidwache警察局。通过呼叫前来的两名警察抵达之时,公寓的主人和Ozturk女士的男朋友也同时抵达。Ozturk女士随后自愿同警察前往Davidwache警察局,在那里很快查清了她的个人情况。

82. 由于Ozturk女士说,警察H曾掐住她的脖子,因此汉堡警察处理警员犯罪的特别部门一位工作人员立即听取了她的证词。在得到Ozturk女士同意后,拍摄了4张一次成像照片,为指称对她喉咙的伤害留下文件证明,之后医生提供的证明又进一步予以证实。医生证明还表明,在施加压力时,她背部肌肉疼痛。从这份证明上还可看到,Ozturk女士对医生说,她遭到警察的踢打,被掐住喉咙拖来拖去。但在警方的审问中,Ozturk女士从来没有说她遭到踢打。

83. 1995年7月11日,汉堡检察院结束对警察H的调查,理由是犯罪嫌疑不够充分。检察院在一封信中详细解释了结束刑事诉讼的原因,信中还指出,Ozturk女士拒绝在1995年4月6日接受医生检查,直到1995年4月11日才去看医生。据说,医生确认她没有发现任何严重问题。被指控的警察采取的措施,据说从相应措施的原则角度讲也不算过分。Ozturk女士没有对这份结束调查的通知提出申诉。

案件 No. 1995/13

指控

地点: Gottingen(下萨克森州)

日期: 1995年5月13日

84. 据报告,Gottingen的一个犹太人墓地遭到新纳粹分子的破坏,1995年5月13日,据说11座墓碑被砸碎。估计损失达大约55,000马克。

85. 据称这次亵渎行为带有种族主义动机。

意见

86. 1995年5月8日,不明身份的犯罪分子破坏了Gottingen市墓地犹太人葬区

十一座犹太死者的墓碑，他们将墓碑推翻，砸破。有迹象显示，这次亵渎行为是右翼极端分子圈子中的人所为，但无迹象显示那些人的具体身份。在新闻媒介公布后也没有导致透露任何具体消息。结果，不得不结束调查。Gottingen检查院在结束调查的命令中说，有迹象表明亵渎事件是右翼极端分子圈子中的人所为，但对具体是什么人未能掌握更多的情报。

案件 No. 1995/14

当事人

Fatma Cirmak(女士)

Murat Cirmak(先生)

指控

地点：Esslingen(巴登-符腾堡)

日期：1995年5月16日

87. 据报告，午夜后有人对Esslingen Rathausplatz 11号的一栋建筑纵火，里面的住户全部是外国人(波斯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住在该楼三层的两名土耳其人据说已经逃出，没有受伤。损失估计在10,000马克左右。

88. Esslingen的警察承认，事件是一次纵火袭击，他们说，它可能与Esslingen发生的前两次纵火事件(1995年4月9日在Fabrikstrasse和1995年5月2日在Plochingerstrasse)有联系。那两次纵火造成的损失达大约250万马克。

89. 据称，这几次袭击与右翼极端分子组织有关，有种族主义动机。

意见

90. 这次事件是Esslingen发生的一系列纵火事件中的一次。1995年4月9日，主要由土耳其和希腊人占据的Esslingen Fabrikstrasse 18号楼在一次纵火袭击中基本上被全部破坏。造成的损失达750,000马克。消防队设法救出了没有受伤的住户。1995年5月2日又发生了对Esslingen Plochingerstrasse 120号楼的纵火，也造

成了大体相同的损失，住在楼内的人有一部分是从波兰遣返回国的人，还有一些来自前南斯拉夫的人。住户无人受伤。1995年5月16日Esslingen的另一次纵火的袭击目标，是Rathausplatz 11号楼，楼内居民全部是土耳其人和希腊人。造成的损失达10,000马克，但无人受伤。

91. 在拿出30,000马克悬赏和经过大量调查之后，1995年6月30日逮捕了一名嫌疑犯，此人至今仍在拘留候审。这位25岁的被告说，在上述三次事件中，他故意对土耳其人居住的房屋纵火。他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在1994年7月遭到土耳其人的殴打，而他认为，法院对那些土耳其人的惩罚过宽。

92. 此外，被告还有极大的嫌疑，在至少14次其他案件中制造纵火或在纵火的同时破坏财产。根据调查的结果，在这些案件中可勉强肯定地排除排外动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也可排除被告是右翼极端分子组织的成员或与那类组织保持联系。

93. 检察院的调查尚未结束。

案件 No. 1995/15

指 控

地点：Darmstadt(黑森州)

日期：1995年5月18日

94. 据报告，1995年5月18日Darmstadt的特别警察部队携带枪支和面具在大约下午5时进入Bleichstrasse(Darmstadt)的土耳其伊斯兰中心，里面聚集了祈祷的土耳其人。据称，警察高喊让所有人趴下，然后他们在中心进行了半小时的搜查，并给中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说随后他们把在中心的所有人都带到附近的警察局。

95. 据说，那些土耳其人受到7个小时的审问，又受到有辱人格的对待。据说没有对他们作出任何解释便将他们释放。

96. Darmstadt的警察首脑说，特种部队的人员是在对贩毒分子展开行动，并说将对事件进行调查。

意 见

97. 负责调查的检察院提供的事实情况如下：

98. Darmstadt警察刑事调查部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1994年开始出现贩毒活动，该项活动从1995年初开始发展，于是在Darmstadt警察总部的反毒科建立的一个特别工作队。在经过全面准备工作、逮捕贩毒分子和没收毒品之后，下令于1995年5月18日进行一次突袭。在四家土耳其餐馆和附近的一个清真寺临时逮捕了47人，之后，下令将18人拘留候审。Darmstadt管理局的代表下令将餐馆关闭。总共发现并缴获1,700克海洛因、1,000克可卡因、1,700克所谓的“掺杂毒品”、4只火器和200发实弹，以及数千马克现金。为扩大销售，主要被告甚至利用儿童，专门用飞机把他们从土耳其接来，进行讨价还价和参加贩卖毒品。

99. 就搜查清真寺而言，参加搜查的警察得到指示，注意不要侵犯清真寺访客的宗教利益。搜查的命令是由一位法官下达的，并且必须包括清真寺，因为不能排除这些地点也被用来掩护贩卖毒品。

100. 在这次袭击中，被逮捕的人和被甄别人都没有受到污辱对待。对所有被逮捕的人都作了问话，并说明了他们被捕的原因。同样，如果没有把他们送交调查此案件的法官，也向他们说明释放他们的原因。

101. 这些事实说明，袭击并无“种族主义”背景。几乎所有被逮捕的人都是土耳其人（特别是土耳其族），是与在这几个街区活动的贩毒组织的组成有关。

特别报告员的一般性评论

102. 对1995年期间特别报告员转交德国政府的指控并请其提出意见，德国政府作出反应，特别报告员表示欢迎，这也反映在他访问德国期间体现出来的建设性对话精神上。

103. 特别报告员尊重法律，坚信德国人民有决心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并对之加以控制。因此，作为法治的民主国家，他相信德国的法院，相信它将尊重人的尊严。他愿重申他对德国政府的建议，对种族主义、反犹太和排外袭击的受害人，给予公平合理的赔偿，并鉴于排外情绪的严重性，由德国政府考虑对暴力行为的受害人采取赔偿措施，这在一些欧洲国家是得到有关公共治安和赔偿受害人法律准许的，可有助于解决第4-8个案件造成的人的问题。

附件二

关于反犹太人问题的报告

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犹太人组织协调委员会提出

1. 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对犹太人民失去理性的仇恨。它从敌视开始，发展为偏见，再转为煽动、歧视，和对犹太人和犹太机构的暴力行为。在历史上，它造成极力把犹太人民说成是魔鬼，因为犹太人所信仰的宗教或文化在以色列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与大多数人民的宗教或文化不同。简单地说，反对犹太人从犹太人与众不同的命题开始，到得出他们邪恶甚至危险的结论。

2. 反犹太主义通常带有政治动机，尽管有时经济因素也起一定作用。历史上，反犹太主义被用来扶植或帮助维持一个政权，或者反过来，在直接进攻太危险的时候用来帮助推翻一个政权。反犹太主义也曾受到宗教领袖们的煽动，他们在犹太人拒绝接受他们的宗教教义时被激怒。从罗马到中世纪时期在天主教教会控制下，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或参加行会，因为犹太人不接受基督教。因此，在欧洲，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不能进入人们通常谋生的职业，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徒被告知因为犹太人拒绝皈依基督教，因此应当受苦。那些十字军的武士在前往以色列和返回的路途上，杀害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而天主教的宗教裁判也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折磨致死。（在这两者情况下，受害人都常常遭到抢劫，众所周知，在中世纪，基督教徒为避免还债而杀害犹太人或煽动对他们的屠杀。）穆罕默德和路德在犹太人拒绝接受他们的说教时，也煽动反对犹太人。

3. 启蒙运动之后，反犹太的宣传家们提出了一套非宗教的反犹太主义版本，基础是沙皇的秘密警察炮制散布的神话，即“以色列元老议定书”。这本仇恨教科书的主要内容，是犹太人想要统治世界，他们将通过阴谋诡计实现对世界的统治，这要通过控制世界的银行和宣传媒介，以及渗入共济会。

4.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议定书”一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反犹太宣传，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曾采用过。这套神话的不同版本现正在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和日本这些相距遥远的地方传播，尽管在大多数这类地区犹太人不足人口的百分之一。在日本，这一神话最先是在日俄战争期间由日本的敌国俄罗斯传入日本的。据报告，近

来这种宣传又从中东得到资金。

5. 数千年来,犹太人是易受攻击的目标,他们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分散在世界上各地方,没有国家给他们保护,也因为他们表现出和平主义的倾向,使他们多少世纪以来不能保护自己。尽管在任何地方犹太人都是没有根基和得不到保护的少数,但根据“议定书”得出的阴谋理论却称,在他们居住的国家生活中,他们是一股有害的势力,企图取得经济上的支配权,这在欧洲和中东尤其如此。不管有多少事实材料否定这些思想,都不足以使那些自称相信他们的人信服。在极右圈子中流行的当代阴谋理论声称,犹太人正在力求通过加强联合国统治世界。

6. 反犹太主义一词据说是1879年由一个德国的煽动分子Wilhelm Marr想出来,用来指当时欧洲的反犹太人运动。一些历史学家把短时间里采取反对犹太人态度的组织和从根本上把反对“犹太人影响”作为明确目标的组织加以区分。但清楚的是,多少世纪以来,西欧、中欧和东欧的领导人都曾利用反犹太主义服务于政治目的。近几十年来,反犹太主义把矛头指向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支持民主和多元化。

7. 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发起的反犹太人暴力的狂飚和登峰造极的种族灭绝,在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过去数百年来各方面的发展表明,反犹太主义曾经并仍继续在整个现代欧洲的政治中产生作用。其中包括法国的Dreyfus事件和远为更加恶劣的沙皇俄国的集体屠杀,以及白军和斯大林的恶毒反犹太活动(尽管列宁对沙俄掀起的反犹太活动表示蔑视)。更近一些的问题有,冷战后在中欧和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表现,尽管在那些国家犹太社区已几乎消失。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欧洲殖民官员、旅行家,有时还有传教士,把他们的偏见带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幸运的是,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认识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性,并已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通知教会当局已收回他们对圣经天主教版本的认可,其中带有反犹太的言论。与此同时,北美洲的福音信义会已断然否定马丁·路德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和著作。

8. 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反犹太主义表现的报道又有增加,包括涂抹纳粹万字符号,还有在电台和电视上散布仇恨,以及新的和更加尖端的用电子信息传播仇恨。更令人感到害怕的,是对犹太人和犹太人财产的暴力行为也有增加,包括人身袭击、纵火、恐怖分子安置炸弹,在世界很多地区造成很多人死亡、巨大的心理痛苦和经济困难。在北美、南美和欧洲发生的爆炸和枪击事件,看来是新纳粹分子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所为。

9.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之后改为组织)和欧洲理事会都承认,必须反对反犹太主义活动。前者1993年在欧安会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的职权中增加了反对犹太主义,后者在维也纳会议上确定,反犹太主义行为是一种社会罪恶,并通过了一项反

对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行为的行动计划。它还成立了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行为委员会。欧洲议会1993年4月23日的决议首次承认，否认对犹太人的屠杀是煽动种族主义的一部分。

10. 1993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三十年来首次谴责反犹太主义，但世界人权会议却没有接着采取行动，尽管维也纳的非政府组织论坛提出了一个这方面的建议。然而，联合国确实设立了两个新的职务，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第二个是当代各种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的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该特别特别报告员曾在1994年专门负责监测各种反犹太主义的表现。

11. 1994年夏季，我们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两卷当代反犹太主义形式的研究结果。1994年秋，又十分高兴地与特别报告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因此，我们曾期待特别报告员第一份报告的发表。

12. 虽然我们对报告的某些部分感到鼓舞，但我们深为不安地发现，其中的某些部分助长了它本应反对的现象：第22段赞同“因犹太人的经济实力而加重”反犹太主义的观点。第37段称，造成反犹太主义，是因为“某些犹太教的信徒继续招摇撞骗威胁基督徒”。第62段指出，在德国，袭击犹太人的案件数量在过去两年中从40起增加到60起，但在结论中又以一句毫无必要的评论尽量缩小这个数字的意义：“直接针对犹太人的行为……增加的程度，低于针对一般外国人的情况”。而且，使用“一般”一词，给人的印象是，德国的犹太公民应被作为外国人。报告第24段还高度赞扬1982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会议，称会议支持各种文化的平等尊严，确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作为那次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发现与以往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和展览截然不同的是，会议丝毫没有提及犹太人的文化和历史。

13. 我们深切地希望，将删去这些有争议的提法，联合国将不再被看作是推动令人憎恶的反犹太主义老生常谈。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出于尊敬地敦促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建议，根据欧安会的哥本哈根文件，提议大会坚决谴责反犹太主义，呼吁所有成员国采取以下行动：谴责所有形式的反犹太主义，颁布和实施立法，禁止种族歧视和煽动种族暴力，和在各级教育中支持或开设反对偏见的教育课程。

XX XX XX XX XX